

这个难以安身的年代岂敢奢言爱。

无爱纪

Epoch of No Love

小意 著

小意，中国籍女人一个，二十八岁，

在迷茫的城市里，活出性情来，活出自由来，除了写作、翻译外别无谋生技能。

于是，如今，音乐、电影、文字，一个接一个地付出。

一天天地深陷下去，不能自拔。

我的生命就是一场音乐，一场电影，一本小说。

深爱黄玫瑰，有人说，它意味着绝情。

深爱香水百合，有人说，它意味着如果爱，就要说。

即使如此，不言爱，不敢相信，也做不到依赖，
就这样活过生命的前半段。

我只是需要一个，让我信任的男人。

香港 万卷出版公司

© 小意 2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爱纪 / 小意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4.1

(万卷原创文学书系)

ISBN 7-80601-515-9

I. 无...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377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5mm×207mm

字数: 16 万字

印张: 14.75

印数: 1-20 000 册

出版时间: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英健 张业宏

装帧设计: 梁晶晶

责任校对: 张存可

定 价: 22.8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53 23284454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http://www.chinavpc.com>

CONTENT

【四月】 1

一. 一只来自酒吧的猫 1

【疙瘩】 7

二. 邂逅 7

【四月】 13

三. 笼中 13

四. 脱茧而出 19

五. 银灰色的房间 26

【疙瘩】 30

六. 爱情拼图 30

七. 寂寞四十五分 33

八. 迟到 40

【四月】 46

九. 两人无言,世界便会空阔得足够飞翔 46

十. 一场三个人的游戏 54

【维罗】 58

十一. 我是浮云我是浮尘 58

十二. 拥抱酒精入睡 61

【四月】 67

十三. 蠢蠢欲动 67

十四. 眼里的疙瘩 76

十五. 啤酒的酒吧之行 82

十六. 死猪,不是死人 89

【疙瘩】 92

十七. 也许是最后一次旅程 92

十八. 出差 98

【四月】 105

十九. 认真被关在了玩笑的门外 105

二十. 心甘情愿的强迫 112

二十一. 美酒良辰 115

【疙瘩】 124

二十二. 种族歧视 124

二十三. 螺丝松了 128

【四月】	134
二十四. 绝境	134
二十五. 动手动脚	138
二十六. 夜谈	144
二十七. 丢失了灵魂的盖子	148

【疙瘩】	153
二十八. 为什么要拥抱	153
二十九. 误会	156
三十. 剪开的双人照	162
三十一. 流言与两封电子邮件	164

【四月】	169
三十二. 寂寞	169
三十三. 学不会珍惜	173

【维罗】	180
三十四. 脱了线	180

【疙瘩】	186
三十五. 焦黑一片	186

【四月】	190
三十六. 玩偶	190
三十七. 水里岸上	193
三十八. 开始了吧	197

【疙瘩】	202
三十九. 生日快乐	202
四十. 一场巨大的舞会	205
四十一. 独自行走	208

【四月】	214
四十二. 另一只来自酒吧的猫	214
四十三. 一场意外死亡	218
四十四. 最后一次优雅的告别	221

【疙瘩】	225
四十五. 银灰色的房间	225

【维罗】	227
四十六. 终局	227

【四月】

相爱因为面对面。

——四月的信

一 一只来自酒吧的猫

1
无爱纪

四月走下破损的台阶，隐隐听见酒吧里有些敲打的鼓点声，还有凄苦的萨克斯小调，但很零落，仿佛只是随手拎起乐器玩两下，漫不经心地又放下了。

现在只有七点半，任何酒吧都没有到热闹的时候。四月挽住苑的胳膊，想问她这家酒吧究竟有什么，值得她跨了半个城跑来。但未说出口的话却被机房突然打开的门阻住了，一个长发年轻男子忽然从半开的门中走了出来，淡淡地望着她和苑，笔直地朝她们的方向走过来。她突然惊慌起来，讪讪地用力拽住苑，一直往前走。

她总是太容易慌张。陌生的，看不清的，看得太清楚的，幻觉的，真实的，没有什么不让她慌张。她暗想，有点恨自己的怯

懦。

乐队还没有开始表演，几只坚实的大木箱搭起来的舞台上坐着、躺着两三个喝白开水的男人，偌大的地方，只有三两个客人散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淡黄瓶子的爵士酒。菀也要了瓶爵士，然后侧过身子贴着四月大声地问她想喝什么。

四月说，云雾。

菀有些责备的神情，仿佛在说怎么到这地方来喝茶，好像替四月生了些不入流的羞耻感。但她没有说出来，抬起脸对那个长着双妖媚的大眼睛的小姐说，一个云雾，一个爵士。

四月睁大眼睛，努力想看清舞台上那几张年轻的脸。什么能吸引菀要折腾掉在路上的这么长时间，非要来这家酒吧呢？她想一定是来自乐队的魅力，或者是他们光洁的脸上的滚滚汗珠，或者是声嘶力竭的喊叫，或者是摔烂的吉他残骸，或者是往台下跳的那个瞬间。谁知道呢？

四月也曾对乐队充满了好奇的崇拜，在二十二岁前的那些日子里——那段日子，陪她一起崇拜的是菀的哥哥，瑾，她现今的丈夫。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酒吧和乐队一起度过，那时候，瑾是伽蓝吧的小合伙人，他认识相当多的乐手，他和他们热情地拥抱，带着四月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狂妄地谈论艺术，虚妄地追求一种绝对精神的理念，散场后一起到豆浆店吃夜宵，然后，一群人沿着湖走下去，放声高歌，尖声高叫，走到天快亮才余兴未尽地分手各自睡觉。

那时候，她猜，他们中的那些人，如流水般的来来去去，更迭了那么多来回，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追求的那些绝对精神理念会被现实生活湮没掉，或者说，掩盖掉，再也说不出口了。回忆

起那时的狂热，都恍若隔世。

是的。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瑾离开了那家位于湖畔的酒吧，自己开起了鱼馆。他说他要自助。想到这里，四月低下眼睛，右手不由按了按包，手机和钥匙应该还安静地躺在里面。她不能少了这些。似乎这已经是瑾和她联系的惟一线索了。她不能丢弃这根微弱的线索，哪怕她从来不能看见。但她可以想象。这根线索在天空中脆弱地摇摆，肢体透明。她以为它宛若省略号，在彼此需要的时候，由电流拉成一条漫长的破折号。他们就这样联系，带着破折号，简洁地用言语划定彼此需要的解释。可以不精确，但必须要解释，这就是他们之间的陌生和熟悉，永远隔着一层又一层新生的解释，像剥不到头的洋葱。

小腿处有什么在温热地摩擦，毛茸茸的，怯懦且执著地摩擦她的脚踝和小腿。她低下头来，突兀地觉得时间有片刻的定格。她与它已经相识，以一种怯生而执著的方式。

那是只小得不能再小的黑猫，它卧在她的腿侧，用自己的颈子轻轻地抚摩她，不时地还抬起小小的三角脑袋望着她，目光平静而又警觉。

这种目光似曾相识，她想。伸手捏住小猫的颈部，将它提到自己的双腿上。它甚至毫不挣扎，安静地被她提到了面前。一只普通的小猫，她的手指轻轻滑过它的背部，所有的骨节清晰地在指尖突起又落下。她的手指又滑到它的腹部

奇怪。她吃惊地注视着它明亮的眼睛，突然觉得整个事件充满了神奇的诱惑力。

一只骨瘦嶙峋的黑猫，爪子雪白如浮云，几乎能摸透它所有细嫩的骨骼，却拥有如此饱满坚实的肚子，就像是即将临产的猫

妈妈的腹部。而且，它出现在一个如此古怪的地方。墙壁是并不滑顺的水泥，涂着混乱的色彩，挂着几幅巨大的画，上面画着女人的部分肢体，一幅是胳膊，那只洁白的手臂如青藤般细长，一直攀升到远处的灯塔，指尖流下些翠绿的汁液来；还有一幅是黑色的唇，奶黄的下巴，雪白的前胸，歪倒着拼凑成一张绝望而且残缺的脸。

这里原本肯定是个巨大的仓库或者生产车间，她甚至看见楼梯口那几条粗大的蓝色下水管道上挂着几只绿色嘴脸的古怪玻璃娃娃。酒吧特有的灯光晦暗，人影绰约。吧台前站着那个长着妖媚的大眼睛的女招待，一头黄色的卷发散乱地搭在肩上，修长的牛仔裤亲密地散发出暧昧的气息。而那个巨大的箱子堆积的舞台上，躺着还在休息的乐队成员，时不时地发出激烈的笑声和号叫。披着长发的男人们拿着酒杯四处走动，角落里坐着两个相互拥抱亲吻的年轻女子。

这只猫竟然出现在这种地方，长着幼稚的身体，却挺着颇有内容的肚子。它的眼光如此熟悉，她隐隐地记得这只猫的目光，似乎天天可见，但仿佛只是隔了那么一层薄薄的记忆。她冲不出回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它的眼光和谁相似。

平静而又警觉。这种眼光，仿佛有什么压在内心里疯狂地喘息，却警戒地被压抑在喉咙里。所有的平静仿佛被摧残着，所有的警觉仿佛在摧残着。这是种面对面的摧残。她悲伤地想。你像是迷失了。她对小猫说，却只是摆了个口型，没有发出声音来。

噢，你看，这只猫的眼光真像你。菀心不在焉地看了这只猫一眼，又看她，你想干什么？把这只丑猫带回家？你得小心。我哥不喜欢小动物。

四月没有说话，只是对菀笑了笑，继续用指尖滑过它脊梁。它的骨头尖锐得几乎让她觉得有划伤的危险，格棱格棱地上下颠簸。原来，这只猫的目光像她。她的记忆仿佛突然被打开，豁然开朗。是的，菀说得没错，是她的目光，她在镜子里看过无数次的那种平静下的警觉。

你的眼光怎么像受过伤似的。那天，瑾在离家之前突然说。她像受了惊吓，怔怔地看着他愣住了。那一刻，她以为自己立刻便会奄奄一息地死去，连临界时那种如海啸般的紧张呼吸也都要丧失掉。她死前，能剩下的不过是有气无力罢了。

怎么像受过伤似的。他看见她立时无语，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徐殊，徐殊。他连叫两遍她的名字，便关上门出去了。连头也没回。这一去，她知道，至少三天后才能得以一见。

或许，她需要这只猫。或者，她们能做到灵魂相通。她突然想。她甚至没有想过这也许是只公猫，本能的，她觉得它和她的性别是一致的，她们之间，可以做到毫无距离的亲密。她想，可以将猫塞在她巨大的包里，若无其事地走出这个酒吧。

这是只安静的猫，坐在她腿上已经有半个小时了，叫也没叫一声，一直寂寞地伏着，将脑袋依偎在自己爪子间。从这里走向门口，走得再慢，也至多需要三分钟，这三分钟一过，她便可以打车回去。没有人会看见这一切。

既然生了这种念头，就立刻下意识地四下望望，没有人注意她，还有她抱着的这只猫。它究竟是一只流浪猫，还是酒吧里众人丢下一口食物养活的百家猫，抑或是某个乐手、某个女侍的宠物？它是否日日盘在那个长着一双妖媚眼睛的女招待脚下，喝她递给它的牛奶？她抬起眼睛，那个女招待正站在她的不远处，漠

然地扫过她的脸和她腿上的猫，毫无表情。

它实在不像是只宠物，细小的身体上沾染的种种污迹都告诉她，这只猫长期是在这个酒吧的尘土里生活的，每日呼吸的都是烟尘混杂的味道，脚下是人们从各处带来的污秽，它用翻滚来收集各种脏东西，携着它们生存。

或者，它的肚子是喝啤酒喝大的。它是一只长着啤酒肚的猫。看着猫儿乖巧地依偎在自己腿上，将尾巴盘起，她忍不住笑了，那么，你的名字就叫啤酒吧。

她的手指抚过猫儿的胡子，觉得有些不对，低下头看，发现它的胡子被人剪得只有指甲盖长了，手指摸起来，有些短促的坚硬感。

啤酒，你的胡子不见了。啤酒，为了你的胡子，让我带你回家。

【疙瘩】

Do remember; turn your back to me someday.

I will be with you, like always.

——疙瘩的信

二 邂 逅

7
无爱纪

笔挺的深蓝色衬衫，淡蓝色粗布长裤，男式皮鞋，披着件苍白的风衣。手指被咬得乱七八糟。手足无措地坐在角落里。

疙瘩仔细地注视四月。这般模样出现，一脸孤绝的神气，惘然得令人心痛。这是个什么样的女子？竟然打扮成这样来参加严肃的面试。难道她不知这家公司，上下千余人，处处井井有条，每人都在规则中生存？不会，她一定是知道的。他甚至从来没见过不知道这家庞大如蛛网的公司的人。

他低下头轻轻地翻她的简历。两年的工作经验，在那家和他们竞争激烈的美国公司，一家同样涉足于各种产业的庞大网络的巨型公司。之后的两年，一片空白，仿佛从来没有度过这两年的

时光。

英语专科，专业英语六级，两年工作经验，二十四岁，便是面前这女子，长着一双眼角上扬的大眼睛，眼光平静而警觉——像任何一种易受惊吓的食草动物。他将笑意压在腹中，继续从侧面打量她。咬嘴唇，不安地拨弄手指。她或许不合格，他想，少了些善于与人相处的那种娴熟。

她是他这次面试的第三个人，也是最使他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他甚至觉得一切都已经不必再问。他仿佛已经了解得足够透彻。她注定不是个合群的人。他知道。这和他所要求的素质相去甚远。

但是，他似乎有些无法舍弃。从她刚刚进门开始。他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理由就是她优雅漂亮的外表和落寞的神情。刚才的面试过程中，他想尽办法找到无数的话题，从工作环境到工作性质，甚至谈起了酒吧和电影，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总是简短干脆的那几句话，yah，I agree（是的，我同意）。Oh no，I don't think so（哦不，我不这么想）。I don't know（我不知道）。他几乎记不清她还说了些什么，除了她无尽的笑容。

他不得不承认，她简短的回答使他无从了解她真实的英文水平，除了那夹杂了德国、美国、中国各种古怪语调的口音。但是，他喜欢她的微笑，从上扬的眼角渲开，一直融化到两腮的梨涡。几次微笑，竟使他尴尬得躲开了眼睛，全然忘记了自己仍然因为眼疾戴着墨镜。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面试，他需要一个秘书。他已经忘记自己接下来该问些什么问题。

他看见她突然下定决心般抬起头来，目光短暂地在他身上停留，立刻又慌乱地转过脸，注视着屋角那台大冰箱上贴着的苹果

图案。显然，她已经被他墨镜后的日光惹得心烦意乱。他的墨镜阻隔了彼此之间赤裸裸的相望透视，却也造就了目光无法抵达的暧昧，这种暧昧使他们两人的坐姿都略有不妥，感觉似乎完全脱离了面试的场景，成了东方式的相亲考验。他想到这里，将目光收回了。依然不知如何是好。半晌才定下神来，走到门外，接通了上司格曼的电话，我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对不起，我忘记了。

格曼在那头哈哈地放声大笑，戏谑地说，嗯，你忘记了？看来你一定很满意吧。呵呵，太满意了，对不对？那么，就考考书面翻译吧。等会儿我来看看，看看你的眼光，哈哈。格曼笑着挂了电话。

他耸耸肩。书面翻译，听起来是个好办法，可以再留她一段时间，把这段尴尬时光敷衍过去。他不是个天生的领导人，他关心的根本不是所谓事业，而是他自己的快乐。他耸耸肩，自我调侃般地冲自己笑了，然后从文件柜里翻腾出一张充满怪异术语的中文质量报告，一张英文产品使用说明，放到她面前，你把它翻译了吧。然后，他紧紧地捏住自己的手，试图放松些，一眼又瞥见了书架上的英文字典，便松开手取下字典放到她面前。

他看见她黑亮的男式皮鞋，皮质良好，乌黑得闪出几道亮光。但穿在女子脚上，何况，又是这样一个平静得没有一丝生气的女子，有点奇怪。这和她的气质不符。他转身离开，闻到自己身上的古龙水味道在空气中飘浮不定。这使他猛然想起她身上全无气味。这是个不用香水的女子，完全没有气味。

他又开始坐在桌前翻她的简历。中文名字 Xu Shu，英文名字 April。出生于四月。因为出生于四月，才取了这样清丽的名字吗？他想着，继续看下去。比他小十一岁。附上的照片照得很难看，

眼睛眯着，长脸冷淡，头发全部梳到脑后，留下光光的脑门，一脸的不露声色，漠不关心。

他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时，立刻想起了通缉名单上的女犯的面容，甚至要拒绝面试。幸亏人事部的人坚持没有更加合适的简历，他才悻悻作罢。原本想应付过了今天，便干脆录用昨天来的那个安徽女子的，至少长得眉目干净，虽说没有动人之处。

可是，一切就在她走进来的那个瞬间改变了。

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切，是如此地突如其来，他甚至没有一点点的思想准备。

他没有想到，她在淡然掩蔽下的毅然、恍惚、恬淡、紧张、不安、警觉是如此地吸引他，他甚至觉得那张原本就漂亮的脸在个性的隐隐流动中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将她的简历塞进抽屉里，抬起头看她。

她还在翻译，从他的角度看，已经看不清她的脸了。只有一头削碎的短短的直发，还有微微烫成一道柔软的波浪的发梢。她卷起的袖口露出了一条白线，细长的手臂在纸上轻轻移动。他只能看见胳膊肘的简单运动。

他知道。他想要录取她。或许她能够适应。他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手段来教会她。她长了双聪明的眼睛，有着明亮而又坚硬的眼神。或者，甚至她不能适应他也会把她留下，她是他的手下，他完全有能力将她留在身边，她不能适应的地方，由其他人的工作来弥补。这个不成问题，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这么做。他暗自想，心底犹豫着。

电梯“叮”地响了一声，然后就是悄无声息的寂静。然后，格曼脚底无声地含笑进门，分别与众人打了招呼后直接走到了他

面前，挤挤眼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她望过去，又笑着转脸看他，一言未发。他也笑看格曼慈祥的脸和腆着的大肚子，用鼻子哼出不以为然的聲音，嗯哼，怎么？你有话要说？他知道格曼不会现在就拿他开玩笑，毕竟那位四月还是个陌生人，毕竟这个陌生女子能听懂英语。他放肆地挑挑眉毛，不以为然地对格曼说，你有什么看法？他重重地强调了看法这个词，重音使得两人同时加深了笑意，暧昧而又心领神会。

格曼缓缓地迈着无声的步子走到四月面前，嗨。

她抬起头来，看着陌生而肥胖的格曼愣住了，竟连一句“嗨”也没有回答。

嗯，这是我的经理，格曼先生。他迅速地站起来，企图打破僵局，这位是四月。天哪，他的预感果然没错，她根本不知道如何和陌生人打交道，这种时候，她连笑容也都消失了，只是紧张地看着格曼，慌乱不安。

他有些尴尬，有些得意，大步走到她身边拍她的肩，注视着她愕然的眼睛，带了几分安慰的神气微笑，企图缓解她的紧张。他真希望她能够尽快镇定下来，应付好上级的检阅。

四月小姐，很高兴见到你。格曼展开宽阔的笑容，嗯，好吧，我只是过来看看，你翻译吧。格曼冲她挤了挤眼睛，伸出手去。四月几乎是因为他的那几下轻拍而条件反射般地立刻伸出手来，然后才慌张地站起身来。

他注意到她的眼神仓皇得如同要立刻逃离一般，但脸上却浮起了他熟悉的那种从眼角渲到酒涡的微笑。

她没有开口说话，但那种陡然的紧张已经减退。

格曼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然后轻松地放开，拜拜，希望下

次能见到你。

她依然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笑。

他陪格曼走到门口，怎么？

嗯哼，呵呵。格曼笑了两声，人已经走到电梯口，你喜欢，我就喜欢。我总是这么善解人意。“叮当”，格曼放肆的笑声被电梯门关住了。

【四月】

日子在规则与隔阂的潮气中渐渐生了霉菌。

快乐被遗忘，痛苦被忽略。

剩下的，就是日子。

——四月的日记

13
无爱纪

三 笼 中

四月窝在沙发里，抱着已经洗净的啤酒，眼神落在她和丈夫的照片上。只是前年的事罢了，怎么似乎隔得犹如山脉般漫长，天空般辽远，海洋般深不可测？

她记得，在还是个少女的时候，这些词都是她热切盼望的，她坚定而执著地相信自己将拥有一份这样的爱情，漫长、辽远而深重。但是现在，她不无遗憾地感觉到了这些词在现实中的空洞。曾经有过的期望，或者现在还有，但没有这样的爱情，只拥有这样的怀念——怀念爱情刚刚来临时的激烈。如果注定不能变